

追思東臺灣研究的開創者和在地實踐者： 夏黎明教授(1956-2015)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到現在，我還是不能相信夏黎明（Liming Hsia）老師真的已經於 2015 年 1 月 8 日清晨 5 點 50 分離開我們去到另外一個世界。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惡夢！

我跟大家一樣都沒辦法接受事情發展成這樣，我想夏老師自己也是。他直到過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即將不久於人世，也來不及留下任何遺言。

事情怎麼會這樣？做為他的學生（臺東師專 75 級丁，社會組），一個歷史學者，我試著透過他的 Face Book、夏師母許淑玲和夏黎華大姊的說法，回顧他這一個月的最後生涯。

夏老師自己說，他「討厭醫院，痛恨藥品」，是一個很不喜歡看醫生，從不做健康檢查，但是對自己的健康又充滿信心的人。兩個月前，11 月 15 日，58 歲生日那天，他在 FB 上發表「四年級生」（4 年 5 班，1956）宣言，還自信滿滿地預期自己可以再「享受工作的價值感」25 年。然而，竟然才不到兩個月，猝然殞落，留下「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衫」之慨。

4 年前，他從一手創辦的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退休。退休對他而言，只是離開教職，從此可以大鵬展翅，一步步地實踐內心真正熱愛而想達成的雄心壯志。退休後的他，似乎就為了努力證明他是「退而不休」，比以前更賣力、更忙。忙到夏師母說的，甚至沒有空去臺東郊外走走。2014 年，儘管在 1 月 2 日上班的第一天，他發下豪語：「決定，2014 年，廝混一整年吧！」，卻

依舊熱情洋溢地奔走於他最鍾情的「新故鄉」臺東、花蓮兩地，以東臺灣研究會召集人或是獨立研究工作者的身份，主持「小城市大未來」、「2022 花東願景公民論壇」、「客家研究」、「土坂部落文化推廣活動」、「聯合國臺東文化資產保存基晶會」、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的部落訪視，或是到臺灣各大學宣揚他的「社會創新與花東部落發展」構想，參加「發展年會」……等，執著於從學術研究到社會實踐的理念。舟車勞頓，甚至曾經凌晨三點，才從花蓮開車回到臺東。

一年的勞碌，讓他十一月起常感覺到「背部僵硬、腰部酸痛、全身行走困難」，也警覺「今年沒暑假」，應該休息一下；所以，決定跟夏師母於 12 月抽出兩個禮拜出國旅行，12 月 15 日回臺後再繼續工作。原本他們想去突尼西亞，因旅行團臨時取消，遂轉往西班牙的賽維爾和格拉那達自由行。

12 月 1 日出發，經過 19 小時的長途飛行，抵達西班牙馬德里機場時，他已經全身無力，無法站立。聽夏師母說，兩週的旅行，事實上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而且因食慾不佳，暴瘦 4 公斤。即使這樣，他還堅持拼死命也要到魂縈夢牽的地中海不可，那個 1997 年起他與法國年鑑史學大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私淑的世界。

回國之際，由於夏師母幫老師的機位升等為商務艙，他才能順利在兩週之後撐著病身返臺。12 月 16 日一早，夏老師本來仍打算立刻趕回臺東，準備 17 日的演講，後來在家人的強力要求下，才前往內湖三軍總醫院神經內科現場掛號。醫生一聽他的病況，二話不說，立刻決定住院檢查。住院初期，他還是不改「工作狂」本色，急著在 FB 上分享他的西班牙之旅。一如往常地，以一個地理學者的心情，也就是他說的「職業病」，敘說履跡城市的特色。12 月 23 日，甚至還抱病參加在臺北由「小英基金會」召開的會議。

夏老師的病，一開始三總的醫師群也無法立刻判斷，而要他做包括腰部核磁共振、電穿刺、腦部 X 光、腹部超音波、肝臟切片、電腦斷層等各種細密的檢查，而成為他所說的「神醫柯南破案大追蹤」。不過，早在 12 月 18 日的腹部超音波檢查中，學生物的夏師母心中已浮現不祥之感。12 月 24 日，第一波病理檢查報告出來，主治醫師很客觀地告訴他，在肝臟和骨頭找到多個腫瘤，但尚未找到原發點。12 月 26 日，病理染色確定是神經內分泌細胞癌，已經擴散到肝臟、骨頭。醫生說，如果不治療，只有六個月的時間。然而，夏老師對於治療，似乎始終不太關心和瞭解。我想，他一直樂觀地認為還可以回到最愛的工作上吧？當天，他即在 FB 發言，醫生要他必須三個月在臺北治療，無法回到摯愛的臺東，並停止一切對外的聯繫。這時，他猶在煩惱三個月不能工作。

27 日起，我們已經看不到他的任何音訊，即使在 Line 上，他也不再回應。只有 12 月 29 日，為了依例召開在臺北的東臺灣研究會董事會，他才回信告訴董事們，他的「狀況極差」，「食慾食量接近零」，不一定能夠出席 1 月 11 日的董事會。看到這樣的訊息，我才知道他的病情竟然是如此地嚴重。12 月 31 日，或許是應景，他還跟大家回覆「新年快樂」。此後，就再也不上 line，完全失聯。

總是相當瀟灑不羈的他，不想讓大家看到病容，只在 FB 上說明病情最新狀況，一再謝絕親人以外的所有訪客。1 月 2 日，與他感情甚深的東師登山社山友們首度突破禁約，直接到醫院探望他。從此，他們更自發地煮粥、釣最新鮮的海魚，準備各種食物，就為了提高夏老師的食慾。1 月 6 日上午，夏師母驚覺老師病情逐漸惡化，開始主動跟他的親友們發佈消息，希望關心他的人可以來醫院探望。那天下午，正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委員會召開之際，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的李玉芬和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曹昌平，先後傳來夏老師病情惡化的消息。一收到這個噩耗，簡直是晴天霹靂，我頓時泣不成聲，幾乎無法主持會議。

會議結束，我立刻與本所同事詹素娟和鍾淑敏三人，驅車直抵內湖三總。那時，我多麼害怕夏老師已經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幸蒙老天保佑，他還認得我們，雖然已經沒有力氣講什麼話。我們只好詢問夏師母他的病況和變化的過程。我更決定明天再到醫院看他，為他唸經，祈求奇蹟出現，或是讓他不要有太多的苦痛，盡可能地陪他走完最後的日子。

1月7日，再度來到三總，心中百感交集。去年，我生病時，他還一再叮嚀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拼命，工作必須大幅減量，放慢速度，細水長流。然而，他竟然自己就這樣把命拼掉了，情何以堪。

在病房中，他是護士眼中最勇敢、最有禮貌的病人；又為了維護尊嚴，總是十分費力地跟大家道歉沒辦法跟大家講話，要大家回去。那天早上，聞訊而來的訪客甚多。我想最令人難過的一幕，莫過於他的恩師施添福老師的來訪。施老師一進病房，就用臺語說「怎會這樣」，夏老師立刻拿掉氧氣罩，努力打起精神跟施老師說「變這樣」。這時，他的心中必然是萬般懊惱吧。下午，由於夏家親人都來到病房，我與久違、專程從瑞士趕回來的阮小芳立刻辭出，相約明天早上繼續來探病。

1月8日清晨7點，我一起床，還在反覆地想夏老師真的只有58歲的壽命麼？真的只有這麼短暫的人生麼？卻立刻接到夏師母的來電說，夏老師走了。感謝老天深憐他在東部的貢獻和付出，夏老師在睡夢中安祥地走了。以一個癌末病患來說，他的確沒有受到太多折磨和痛苦，除了那些檢查和外圍的治療外。因為，他才進行第一次放射線治療，即因發高燒而中止。12月29日做完正子掃描後，醫生建議做標靶治療時，他卻因黃疸過高，無法進行。直至1月7日，儘管我所見到的他，必須開始靠氧氣呼吸，才能維持血氧；喘得越來越厲害，必須靠機器來輔助才能緩和，但護士多次詢問是否需要打嗎啡止痛，他都說不必。

追思東臺灣研究的開創者和在地實踐者：夏黎明教授(1956-2015)

如同阿娟和東華大學歷史系的吳翎君所說，夏老師的一生，雖然短暫，但非常精彩。究竟如何精彩，又如何從他所說的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如歌的行板」走向德弗乍克(A. L. Dvořák)「新世界」拓荒的歷程，將是我和關心東臺灣及其研究的人未來的功課了。

林玉茹 2015年1月10日

東臺灣研究會董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